

鸛鵒天
哀 思
□李一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在诗界的师友王燕生、雷抒雁、雷霆相继猝然去世。前不久,牛汉老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又惊闻韩作荣辞世,悲痛难抑,噙泪填鸛鵒天小词,以表对师长和挚友的深深缅怀。

雁去秋来荷又残,拼将离恨忍心寒。
墨流遗韵情和谊,笔卷诗潮师亦缘。
思往事,叹流年,几回魂梦尽欢颜。从
今诗苑盈盈处,谁复凌云唱大千?

送作荣远行
□查 干

前些日子
本来是可以与你同行到马鞍山的
因为牙病,未能如愿
竟失去最后一次秉烛夜谈的机会
作荣 你是个好人
因此写下不朽的诗文
有的健朗
有的悲壮
令读者动容 令天地动容
你又是一位勤奋的园丁
你所伺弄的诗花瑞草
到处盛放着 到处葳蕤着
而你站在一旁
不言亦不语
大口地吸着烟 独自微笑着
将诗意的烟圈 吹向
收获的风中 使之慢慢地飘散飘散

你锦心绣口
却从不口若悬河
内敛 是你一生的品格吧?
恐有太多的诗情
你把它藏得深深
现在你打捆把它带走了
悲夫! 作荣

现在晚秋季节
可有什么叫你带走呢?
只有一片红叶
摘自香山香炉峰
它在秋风中仍然红着
像一张信笺
作荣 请你把它带上吧
思念浓重时可涂抹诗句
回寄你的亲朋 和你
白草飞扬的
故乡

黎明之前
□林 莉

他们说读悼文,知悲恸,但死者已矣生者当珍重
他们说不要用力最好,怀念在心,不累心
他们还说我想送的花篮排不上队伍,那就三五枝白菊和百合吧
他们又说诗人和诗歌都不会短命,必须好好爱好好好活

先生,所有的情理我都懂,所有的痛都要慢慢平息
只是昨晚,整整一宿,我一直在不安揣测彼时彼刻
你该走到哪个路口了,你棕色皮袄是否像上次那样又被风吹开
怎么看你都如同一只展翅的鸟,随时都要不管不顾飞走飞远

消灭水杯、笔砚、鞋子、碗筷、书、句子,扔掉肢体
心跳、呼吸、微笑,一次偶遇、失神、痛哭,掩埋道路
溪流、山岗、车站、候车室,大地永久的床榻
“花六十卢比雇辆马车,穿过车轮声和教堂钟声到比
墨水和哭声更喧闹的,倾盆大雨中去。”
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毫不迟疑地横穿整个俄罗斯

活着是一件多么缓慢的事,而事物消逝
得比虎甲虫还要快……你已抢先一步
百度上载世界上最快的动物是虎甲虫,它在一秒钟内的奔跑距离可达自己体长的一百七十一倍,
而你
抢先了一步,一切还没有动静,黎明并未到来

阿木古楞唱:林廓的人啊人山人海
可我的人啊怎么不见了,东坡居士也泣血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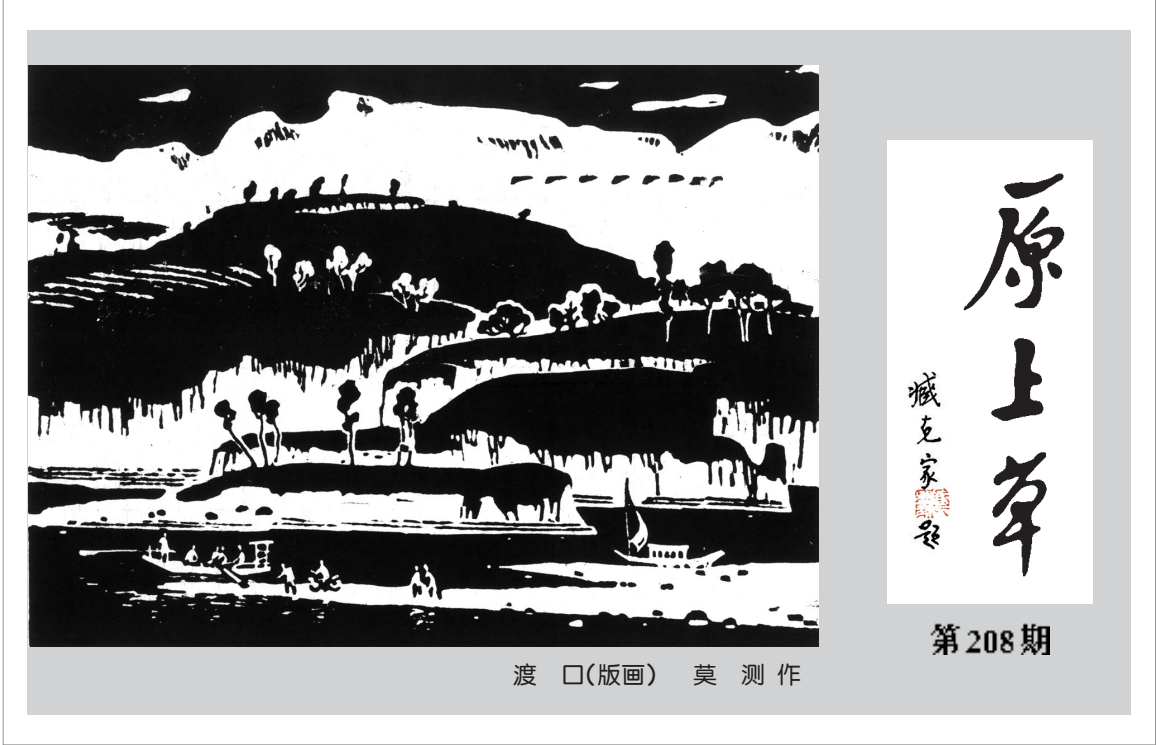
那么,请坐、请喝酒、请发言、请沉默,稍停一会儿
请继续《李白传》《韩作荣传》《何安传》,请第一缕
霞光、最后一个逗号,不要那么快不清自来
哦,白桦林、少女、紫丁香,哦,先生、何安
或者也许藏在邻居家,你听,你们听
——苏尔沁咀于灌满了海伦河凛冽的流水声
那里,粗糙的冰室正等待一个新人

——也可能是一只头顶霜花的啄木鸟不厌其烦
轻敲它结实的门窗。

在干净的汉字里长眠
——致韩作荣先生
□雷平阳

一个我一直在模仿的人
我现在怀念他,悼念他
他生于冬天,死于冬天
生是白茫茫的雪,死是白茫茫的雪
雪。他的生与死都约等于白茫茫的雪
去年冬天,在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
我们看着他吃饺子,一个又一个
以为他会永远活着,像冰层下的流水
不数数,不记年,活与死
在低温下,不会有互相抵消的那一天
他瘦削的脸上堆满笑容:“六十五个饺子
我多少天才能吃完?”我一直关注活人的活
活人在死之前已经埋葬了自由
体面和尊严,太平间里我们学会了忍耐
学会了将自己活埋。他似乎不在意这些
像个入殓师,一次次借尸还魂
把死期未到的、冤死的、走火入魔的人
又送了回来。有一次,在厦门的海滩上

他训示我:“诗人不死,死了
也要在一堆干净的汉字里长眠!”
我知道汉字变得越来越脏
简化即恶化,笔锋即刀锋
干净已成为底线之上的怪物
他也有魂不守舍的时候,平时很少喝酒
但那天喝了很多,手指着黑暗的大海
“我没有喝多,大海知道,我心里也有波涛。”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暗淡的路灯下
他瘦得只剩下洁白的牙齿和骨头
衣服像风,翻卷着一叶没有归途的小舟
我想,此生他已经尽力了
慈善、气象、风骨,全部用光
而他该,从来没有停止对诗人的奢望与控诉
他该抛弃了,他该诅咒了,他该超脱了
——正如此刻,在云南,阳光灿烂
我的悼,我的痛,一切都只针对虚空



永远的『小韩』
□萌 娘

11月的北京还不很冷,可是这一天真让人寒战不已。那天上班我找唐晓渡商量《诗建设》11期出版的事,他一见我就说:作荣的事你知道了吧?

他怎么了?
他今天凌晨去世了。心梗。
什么?!……我不敢相信。我说不出话来。我眼前浮现出他青紫色的嘴唇,他太累了!我一直感觉他的心脏有问题,每次见面我都说不吸烟了。他总是说:顺其自然吧。
上次朋友聚会,我看见他嘴唇不那么紫青,我还以为他注意健康了。晓渡说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和晓渡半天没说话。
作荣老师是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人民文学》原主编。他去世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

1980年夏天,我读大三时在《诗刊》发表了两首诗。暑假时我来北京,专程跑到虎坊桥《诗刊》编辑部去看望给我发表诗的编辑。那一次我认识了《诗刊》的两位编辑,王燕生与韩作荣。如今他们都去了,而往事如昨。作荣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帅气、直爽、超级烟民。我记得那天燕生老师递给我一只放在笼子里的蝈蝈,说是在院子里捉的。他问我:怎么样?要不要?
我看了一笑,不知说什么。作荣老师说,蝈蝈,东北有的是!
哎,这只肯定是《草叶集》里面出来的,叫得响啊!燕生老师很幽默。
它就是惠特曼养的,东北也有的是。作荣老师笑嘻嘻地拿过笼子放回王燕生桌子上,人家大老远来了拿回东北一蝈蝈?有病病?您就好好养着吧!

那一屋子人都笑了。那一次我就看出了作荣老师是个直爽人,他就是这种表达方式。我也是那天知道了他是黑龙江人,东北老乡,所以我和他说话从来不用“您”字,东北人不习惯。
那时候我热衷于诗歌写作,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作为诗人,他激情而执著,对诗就像基督徒对《圣经》一样;作为朋友,他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作为编辑,他卓越新锐,眼光非凡。我过去经常是写好一组诗,便寄给他看,他每次提好意见再寄给我,只要谈到诗,他永不厌倦。他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叶芝、博尔赫斯等等,他认为诗应该达到的艺术境界就像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说的:“让诗歌经历永无止境的冒险。”前些年他知道我和晓渡编辑出版了《昌耀诗文总集》,特别高兴。他喜欢昌耀的诗。他说,昌耀肯定是中国诗坛的一面旗帜,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你们社能抛开市场为他出总集,是为中国诗歌史做了一件大好事,值得。
1989年,我来北京读研究生,为了交作业,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永远的红蜻蜓》,我带着稿子去找他,告诉他我写了一篇小说。但是他马上说,你先把上次那些诗改好。我一听,就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他看了。因为他是一个对诗歌太执著的人。我把那篇小说悄悄给了另一位编审向前老师,很快便在那年12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也就是那个月,我在鲁迅文学院看见了作荣老师,我想起他让我好好改诗的话,就说:我最近功课太多,也没有写诗。

《永远的红蜻蜓》也是诗。他一笑说。
你……看见了?我问他。
怎么会看不见呢?他说,那是不分行的诗。
他的宽容鼓励了我,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散文《秋天的钟》,那是我读研时给老师交的作业。有天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他便拿出我寄给他的稿子翻着,那时他在吸烟,边吸烟边翻看。我坐在一边,心里忐忑不安,看着他那支点燃的烟,仿佛被那支烟烤着了似的。直到听见他说:这篇东西留下吧……
我一下子站起来,手心都出汗了。后面他说了什么我似乎都没有听见,也不知道怎么走出了编辑部,我高兴得就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件好事。

我毕业离开北京后,不久就看见了汪曾祺先生写文章推荐《秋天的钟》,我还因此得了《人民文学》散文奖。后来哈尔滨市政府又颁发给我一个文学奖,那篇文章被选入了许多中学读物和散文选本。两年后,我被招聘到北京工作。我先去拜访了我的三位恩师:汪曾祺先生、文怀沙先生和作荣老师。

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颁奖会上,刘白羽先生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多写!
我对刘白羽先生说:我是读着您的《长江三日》长大的。
他又对站在身旁的作荣老师说,小韩,这个萌娘真不错!我们杂志就应该帮助这样的年轻人。

“小韩”?我听见这个称呼很新鲜,扭头对作荣老师眨了一下眼睛悄悄说:愿你永远是“小韩”。那时,我看见作荣老师微微一笑,无语。临走我对他说,昨天我出去采访回来很晚了,幸亏我回编辑部去取东西,否则我就看不到你们的领奖通知了,今天肯定来不了。他说,来不了也没关系,你看周涛也获奖了,他就没有来。
作荣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朴素、低调、不会八面玲珑。作为责任编辑,他一点都没有向我透露评奖的事。

又过了几年,有一次在文采阁开会我看见了他。他问我:最近写什么了?我说,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诗歌让人眼花缭乱,我还是喜欢不起来。

他说,其实什么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世界。我第一次看《秋天的钟》,看了不到两页我就知道那些感受和表达,都是你自己的方式,这很重要。

那时候我太简单,我不写东西就不去看他,现在想来很后悔,哪怕是买一包烟送给他也好啊!这件事将成为我终生的痛,痛到了骨头里。

那些年我刚刚来北京,每到夜晚望着满城灯火,而没有一扇窗属于我,心头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是为了房子留在这家媒体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子、孩子……然后,骑着自行车满城跑采访——我在几年中丢了9辆自行车。

有一次作荣老师对我说,写你的哈尔滨吧,写你熟悉的家族生活,别整天写企业家了,你的文学感觉会丢失的。
说到文学,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痛。可是除了工作我再也没有精力去文学了,只是我嘴上不想承认。我说,我可是比过去爱国了……那时候我并没有看他,我轻松地笑笑说:我还是做个不写诗的诗人吧。

你的确是一个不写诗的诗人!他笑了。不过,你真不要放弃写作,你看我劝过别人吗?因为你是个适合写作的人。
我现在吃记者饭,那也是写作。
我说的是文学。不要放弃,汪老不是也这样说你吗?
那你会写一辈子吗?
我?顺其自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他微微眯起的眼睛里,深藏着一个遥远的北方。他吹了一下烟灰说:等我老了,就坐在公园椅子上晒晒太阳,看看书,听听鸟叫……能写就写,写不出来就不写了……
作荣老师没有等到“我老了”,他真的成了永远的“小韩”。一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走得那么突然,许多同事都哭了。方文告诉我,他曾与作荣老师一起参与评奖或出差,他很能吃苦。他曾独自行走大凉山约稿,走了一个多月,每天食宿10块钱。自从得了糖尿病,他一下子变得精瘦。他是好人,热心人,真诚的人。

追悼会上那副对联在蓝天下格外肃穆,让人心碎——
古道热肠嫉恶如仇铮铮铁骨好兄弟
新路锐志惜字似金谦谦瑞凤真诗人
再过一会儿就是明天。
明天的太阳将会照耀公园的树木和椅子,在作荣老师还没有来得及晒太阳的椅子上,会有孩子,有老人,有相依的恋人,人们托起他希望的那片阳光,继续温暖着这个世界。